

一人食

2020级历史学强基班 袁一宁 320200941580

汉三年，泚水河畔，凉风萧瑟，尸水静静地散发出恶臭。杀戮后竟然也能这样宁静，陈馥在失去意识之前这样想。

尽管甲冑已经不尽完整，腰间的玉佩还因为他不肯倒下被风吹着与剑碰撞着发出铮铮的声音，上面的龙鳞已经被磨到残缺。

但他听不到。世界对他来说很安静，不是他想象中铁蹄乱箭的撕裂感。

(一)

虽是儒生，他也曾幻想过一人一马过千军，跟随贤主斩阎罗，征战四方，在天下诸侯混战的时代转盘里取一席之地。将女儿嫁给他的公乘氏的话时刻萦绕在他耳边，“今日将女儿予你，我放心。大梁后生绝非庸常之人。”尽管在大好的年纪到处流亡，但他心中始终有儒生最朴素的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一直以来的隐忍逃亡不能叫苟且偷生，他是在韬光养晦。终于在娶公乘氏之女后安定下来，也结识了一位老乡，也是当时外黄县令，名为张耳。据说他年轻时曾是魏公子无忌的宾客，大家都对他格外敬重，陈馥也以对待父辈的礼节对待他。两人由于出身经历再加上是老乡的缘故，很快相识相知，互为刎颈之交。

“我将这枚玉佩赠你。龙腾东海，荡涤污尘，与君共勉。”在一次相熟之后的宴会结束后，人尽散去，张耳把一枚雕工精细的玉佩给了他。尽管刚刚觥筹交错，快意畅饮，但显然张耳很清醒。就像他之前的人生，尽管颠沛流离险象环生，他还是能从容不迫地处理好。陈馥道谢，接过来放在灯下端详。玉佩致密细润，细致的刀工刻画了巨龙从海面跃起的景象，身后还悬着一轮红日。当时自己的反应记不太清了，但从那之后，陈馥就把这玉佩带在身上，片刻不离。

“龙腾东海，荡涤污尘。”

(二)

张耳有个儿子，名曰敖，跟陈馥年龄相差甚小，自从与张耳相识后，陈馥常常和张敖一起玩耍学习，教他习儒术骑射之类，友谊也颇为深厚。张敖虽年纪不大，但也颇有他父亲的风范，面对什么事情都能从容不迫，不卑不亢，且谈吐颇有底蕴，陈馥每每与之交谈时政和儒法一类内心都称赞不已，想来以后必成大器。

过了不久，秦国的势力直逼大梁，眼见局势越来越紧张，张耳带着一家人去了外黄，顺便替陈馥说动了丈人的一些门客，叫他们暂且收留陈馥一段时间。虽然如此，两人却也早已在私下打点好了一切，准备一有情况就奔逃，免得连累外黄各家室。也正是这段时间，附近一名亭长也借住到丈人家。据丈人所说，这人叫刘邦，字季，好四处结交好友，性情有些无赖，但好在为人爽快，周边豪杰也心胸宽敞，他过得还算滋润。张耳倒觉得没什么，只是陈馥偶来小聚，老是看不惯刘季大大咧咧自来熟的样子，感觉他既粗鲁又无知，后来连话也懒得跟他讲。张耳毕竟通于事故，周旋于两人之间调和，倒也相安无事。

不出意料，秦国很快攻占了大梁，并重金悬赏捉拿张耳和陈馥。只是两人早就有所准备，也有人前来通风报信，就早早逃到了偏南的陈郡。张耳把儿子暂时留在外黄，两人心想这么多势力保护一个孩子应该还是绰绰有余。虽说刘季这人平时蹭吃蹭喝有些无赖，大大咧咧不太靠谱，但在听到张陈两人准备连夜奔逃的消息后眼含热泪，拍着胸脯对他俩保证会照顾好张敖。张耳心想家里只有妇孺老人，有个壮年劳力照应着总是好的，就满口感谢着答应下来。

逃亡路上，陈馥常显出失魂落魄之状。张耳问他，他却总是怅然若失地回答没什么。

（三）

“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当时传唱着这样的童谣。

一路上，横尸遍野，草木凋零。虽说陈馥之前也是过着四处逃亡流窜的日子，但也从未见过一个村庄被连根铲除，不留一个活口，也从未见过那么多尸体堆叠在一起散发着难以言说的腐臭。大变的时候来临了。天下正被一股势力搅得天翻地覆，他们只是乱世中的蝼蚁，不管是宗族门客还是往日好友，在生死关头却显得无力。陈馥讨厌这种无力感。比起之前的韬光养晦，这种苟且偷生最叫他厌恶。他什么都做不成，有一股力量牵制着他。而要想成就自己心中的事业，就必须，成为这股力量。

“龙腾东海，荡涤污尘。”

他们改名换姓来到陈郡做了里正，无人照应，自然常受屈辱。陈馥心有不甘，总是想发泄报复，好在张耳劝下他，两人才平安度过这段难捱的日子。陈馥腰间依然挂着玉佩，流亡途中也从未让它染过一丝灰尘血迹。他们之间的情谊也如这玉佩一般，经过战乱逃亡的摧残，反而散发出更温润的光。

只是，这段时间，陈馥睡得不好。梦里的自己像公孙婴齐一样，哭泣的泪水变成珍珠，充盈衣袖，嘴里念叨着，“济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

在这种噩梦的夜夜绵延中，秦王朝也在走向自己的噩梦。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起兵于蕲，这对于苦暴秦久矣的民众来说，无异于暗夜中的一道闪电。因为民众的积极响应，陈涉的军队扩张地很快，到达陈郡时兵马已经有好几万。张耳陈馥从逃窜的陈郡秦官的口中得知了陈涉军队的到来。两人稍稍准备，就急忙去见陈涉。陈涉也早就听说两人大名，得贤才自然高兴不已，连忙吩咐部下接待，直接让两人住在军中。张耳也急忙联系外黄，得知丈人一家早已遭难，儿子被寄养在刘季家。于是连夜找人回外黄谢过刘季，接回了张敖。那段最黑暗的日子，总算是过去了。陈馥也终于不再做那种绵延的噩梦。张敖经过两年战乱造成的家庭变故俨然一位翩翩君子，成熟稳重但沉默寡言。“比我高了啊，好小子。”陈馥欣喜地比划着张敖的变化。随后几天，陈馥就带着他像小时候一样读书练剑，还在自己与张兄交谈时让张敖也参加进来，和两人畅聊兵法儒术。

但过几天后，两人都觉出了不对劲。陈涉自从到了陈郡，就忙着给部下封官进爵，临时驻扎在陈郡的帐中常见小兵抬着沉甸甸的木箱进出，或是宴请当地豪杰，夜夜觥筹交错，时常把早睡的张陈二人吵醒。按说新的势力刚刚落地陈郡，进行军力的修整和民心的拉拢也是应该的。但这也太久

了吧，陈馥想。而且更让两人寒心的是，尽管他们多次去到陈涉的帐前求见，陈涉要么在军中要么在宴上。两人满腹的计谋和才华无处施展，只好每次相对阐述自己对付秦军的战术或是接下来夺取天下的路线，又或是憧憬战后新天下的美好图景。

“尧让贤，以为民，泛利兼爱德施均。辨治上下，贵贱有等明君臣。”陈馥默念道。

(四)

陈涉军中热闹了几日。陈郡的几位乡绅长老都劝他趁现在势头正劲，自立为王，好统帅天下将领。陈涉来问张陈二人。两个人都劝他起兵的初心是为给天下人除害，这才刚刚有一点势头就称王，恐怕天下人会不满，到时候反对的势力被拥护就麻烦了。陈涉心一紧，他来到陈郡就是想安定下来称王，刚到听说张耳和陈馥也在，心想刚好能利用这两位贤才，谁能想到当初最想利用来称王的人在劝自己不要称王！他在心底骂了一句，“臭儒生。”接着表面客客气气地退出去了，过了几天就立马称了王。

陈馥既震惊又生气。生气有一半的原因是恨铁不成钢。不称王的主意是他和张兄深思熟虑，对天下势力进行充分分析的结果。他陈涉在陈郡住下之后，不仅没怎么召见过他俩，就连自己站在他的立场上谨慎提出的意见都不理，而反去信一帮乡绅的主意！但除了生气，他更多的还是着急。既然称王拦不住了，他就想着怎么能增强陈涉的力量。于是他去找了陈涉，告诉他现在陈涉军队的目的是向西入关，还顾不上收拾赵地。而自己在赵地呆过一段时间，可能更了解那里的人才和地形。

最后，他说，“愿请奇兵北略赵地，以绝大王西进之忧。”然后久久颌首，不敢直视陈涉。

出乎他的意料，陈涉答应了。但他选了自己的老伙计武臣和邵骚领导这支军队，而只让张耳陈馥以左右校尉的身份跟从。陈馥有些失落。张耳却劝他，“本来我们也未跟随他出生入死，他不信任我们倒是情理之中。都走到这一步了，就不如借此先到前线观望形势，再寻出路罢。”陈馥想来甚有道理，发自内心地感叹，“还是张兄贤明啊。”说着他手里摩挲着那枚玉佩，心里也慢慢有了底。

他们很快就向北行进。边攻城略地边招兵，军队越来越壮大。一行人慢慢行进到了邯郸，就在这个时候，有前关中来投奔的人说有些为陈王开疆拓土的将领因为陈王听信谗言被杀害。大家都心有惶惶。张耳和陈馥相视无言——这早就在他们的意料之中，再加上当初陈王对他俩所做的一切，他们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趁着现在大家都在激烈讨论这件事情，陈馥劝武臣干脆尽早做打算，与陈王划清界限，也算是自保了。毕竟陈王因为一两句谗言就可以杀掉那些为他出生入死的兄弟，等我们征战回去了，估计也无法保全。所以不如找个赵国诸侯的后代或是陈王的兄弟，立他为王，我们好有靠山之类。武臣听说陈王那边的事情也着急心慌，刚好听说这位陈馥是个贤才，又建议他脱离陈王，就干脆自立为赵王，设陈馥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

就这样，张耳和陈馥在时代转盘里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张牌。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此后发生的事情，会越来越偏离他们的想象，直至不被自己所控制。

(五)

称王后不久，陈王就派人来贺喜。陈馥虽然知道陈王肯定会采取行动，但这速度是他没想到的。

“这也太快了吧……”陈馥不由得喃喃自语，“看来陈王的势力范围真的很广呢。”“正常，他本来就是严格意义上第一个起义反抗暴秦的。跟随的人自然多。说不定我们当中，”张耳回头环顾四周，“就有他现在派来的人。”陈馥本来就是自己嘀咕，没看到什么时候身边站了个人，再加上他这句话，吓得陈馥直接跳起来，“张兄！你什么时候来也不打声招呼！”张耳倒是一脸严肃，“陈王这贺喜绝对不是真心所为。他明摆着蓄着劲儿把我们一网打尽呢。现在我们绝不能再向西走了。你觉得呢，陈馥老弟？”

陈馥听了沉思片刻，“向南拉拢河内，向北收拾燕代地区，这样一来一是可以纵向扩充势力范围好对付陈王，二来我们南边有黄河为天险，北方有我们收服了的燕代地区，如果陈王能撑到打败秦王朝，他也没能力对付我们了。要是他没撑到那时候……”“咱想一块儿去了，老弟。”张耳一大巴掌拍到陈馥背上，“等灭了他，再说下一步吧。”说罢离去。随后两人一起去找了武臣，并向他说明了这个意思。武臣觉得有道理，就不再派兵西进，而是派三位部下各向北攻打上党和燕地，向南攻打常山。

陈馥心想，张兄看来还不知道小敖被封为成都君的事情，那就先不告诉他了。以他的人脉，估计过不久也会知道消息。只是现在，他需要冷静能帮他排除困难的张耳，暂时就先不能告诉他张敖的消息，再说张敖暂时还不会有危险，虽然是个孩子，但也还算是机智，而且因为他们在赵地的缘故，哪一方势力控制了张敖都不会敢下手的。但若是让张兄知道，着急是小事，叛逃到儿子那边就坏了……陈馥越想越决定先对这件事闭口不提。

话说被派到燕地的那位部下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占了燕地，也正是因为燕地早就经受了战乱的洗礼，一来抵挡不住赵王的势力，二来，他们没有了首领，顺便就举这位给赵王带兵的部下做了燕王。这话传回赵王帐中，顿时乱作一团，人人都各怀心思。赵王这下也体会到了当时陈王的恐惧与愤怒。“杀人者，人恒杀之啊……”

赵王毕竟也是这么称的王，也做好了这个准备，他当即下令整顿军内，随后北上攻打燕地。一路上都很顺利，一直打到燕的边界。全军就暂且在这儿歇下休整，准备迎接一场大战。某日子时，夜雾四起，无人注意的角落有黑影蹑手蹑脚从帐中跑了出去。依旧休整的第二天，赵王心生烦闷想出去走走散散心，他心想反正在燕的边地，料他们也不敢出来。结果迟迟未归。军中发现赵王失踪已经几个时辰之后了。

这边刚发现赵王失踪，就有燕王将领派人送出城的密信威胁他们说只有答应撤兵，且与燕王平分赵国的领地，他们才考虑放回赵王。

而赵王正被五花大绑扔在燕王面前。他勉强抬起头，尽力睁开被汗水迷蒙的眼睛，看着高位上居高临下看着自己狼狈模样的曾经的部下。“韩广！”他费力喊出这个名字。接着被踢了一脚，侍卫恶狠狠地用长枪戳戳他，“喊什么呢！叫燕王！”

“欸——对赵王别这么凶啊。”燕王慢悠悠地从位上起来，绕到赵王身边，背对着他站下。整个身影站在光里，赵王看不清他的脸。

“老搭档，没想到你也有这一天吧。”能看出韩广慢慢转过身的动作，但赵王依旧看不清他的脸。“没想到吧，杀人者，人恒杀之啊，赵王。”燕王慢慢蹲下，帮赵王擦净眼睛上的汗，扶着他的脸让他对着自己。“韩广……你别太过分。之前我待你不薄，你想要什么尽管跟他们谈判，没必要在这儿羞辱我。”赵王虚弱但坚定地说。燕王笑起来，手一松，赵王的头一下被砸到地上，疼地直呻吟。“你猜猜看，这个消息传回去，你的兄弟部下会怎么做呢？”

赵王愣了一下，“不会，现在军中能掌事的还剩张耳和陈馥，一个儒士，一个甚至是魏公子的宾客，而且他们忠心耿耿辅佐我，我也待他们不薄，他们是怎么都不会背叛我的。”接着他无力地笑笑，“虽然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但在我那当将军的时候，我有什么功劳先想到你，怎么你都不该……”

“没错啊，老搭档。你是待我不薄。”还没等他说完，燕王就打断了他的话。“但是我带兵杀到燕地，他们缺首领，我又有实力，为什么不呢？”说罢脸即刻阴鸷，“当下局势，可不是什么都能用恩怨定义的。野心的力量，你也体验过吧。管他什么仁爱礼乐，都统统让位给权力。天下王气飘忽不定，大家各凭本事说话，有拳头，有机遇，试问谁能忍住诱惑？”说罢慢慢绕回到位上，重新居高临下地看着赵王。

“再说了，你那张耳和陈馥，谁不是挥挥马鞭就能拿下十几座城池？做一辈子卿相，你觉得他们会甘心吗？”

“都想当主子，谁想当臣啊。”放肆的声响彻军营。

（六）

此时赵王营中乱作一团。有人为营救赵王的方案冲突吵起来，有人趁乱打劫，有人则召集手下占据马槽粮仓，准备一反了之。张耳和陈馥作为现在军营中最具权威的两个人，帐前一下聚集了许多前来询问营救赵王的人，两人先安排手下去镇压叛乱之人，安抚众人马上去跟燕王谈判。

过了一会虽然去谈判的人接连被杀掉，营救赵王的方案还是毫无头绪。但军营中好歹安静了下来，大家都各怀心事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张耳正在帐中扶额假寐，陈馥悄悄地进来了。

“张兄？张兄？”张耳慢慢睁开眼睛。“说吧，为什么不让我去跟燕王谈判？”他顺手端起一旁的茶碗，就那么低着头啜了一口，随即放下茶碗吐了一口茶渣，抬起头看着陈馥。

“张兄，我是担心你。毕竟张敖还在……”不等他说完，张耳就站起来走到窗前，抬手挡挡阳光，“担心我？你是担心赵王回来吧。”张耳猛地转过身，正对着陈馥错愕的脸。“那么多人手，你每次就派一个人去，这不明摆着去送人头吗？我说实在不行我去谈判，就算赵王回不来，燕王看在我的面子上我们也不会一无所获，到现在还在这儿呆着，什么都干不了！”

陈馥听到他的话，慢慢转过身去，“难道你不想吗？”张耳身子一震，陈馥继续说道，“都想做主子，谁想当臣啊。”说罢转过身面对张耳。“张兄，机不可失。”说罢就走了。

后来赵王竟毫发无损地回来了。只不过张耳有几天没见到陈馥。营中又恢复了宁静。

过了几天，被派去攻打常山的李良回来了，只不过，他这次回来的目的是邯郸城。由于毫无防

备，赵王和邵骚都被杀。整个军队在全军覆没的边缘。帐外火光冲天，眼看跑不掉，张耳在营帐中静静等死。就在这时陈馥冲进来，拉起张耳就跑，牵来一匹马让他上去。

两人跑掉了。后面跟着他们的兵。张耳往后一望，黑压压的，他一估摸，这得几万人啊。刚从死亡边缘被拉回，他对陈馥充满感激，又有些佩服，这个老是意气用事、习惯于跟着张耳拿主意的小弟什么时候这么有谋略了？隐隐间他也觉出了不对劲，但现在这个节骨眼上，问倒显得多余。于是他收起疑心，头一回问陈馥接下来怎么办。这时一个宾客出来劝他们，“二位不是本地人，现在这个情况，赵人恐难以归附。不如找一位六国分天下时的老赵王的后代，以道义佐之，定能成功。”两人其实早就有这打算，干脆借助宾客之言，找了赵歇按到王位上，军队跟着赵歇驻扎在信都。李良看没杀干净，追杀过来，被陈馥率兵打败，李良脱身逃走，归附了老秦将章邯。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邯郸城还是没能幸免。李良不久后便跟随章邯卷土重来，一起的还有王翦之孙王离，这次的张陈两人毫无准备，很快溃不成军。陈馥让张耳带着赵歇先躲进巨鹿城，并嘱咐他一定保护好赵王。接着他带着几路自己的精兵攻打北面的常山，很快召集了一批兵马，暂且在此驻扎下来。此刻的巨鹿城正被王离等人率兵围堵，城南有章邯修筑的甬道，给王离输送给养。王离军队粮草充足，多次猛攻巨鹿。而此刻的巨鹿城内兵马又少，粮食也天天见底了。张耳多次派了人出去找陈馥，想着他现在只要还活着就肯定会去召集兵马，可是派出去的人每次回来都说陈馥连见都不肯见他们。

张耳在城里待了这么多天，他也讨厌这种坐以待毙的感觉。但他更讨厌的是陈馥的行为。会不会当初让我带着赵王跑就是为了拖住章邯的火力，自己积蓄完力量就跑。这么想来，自己关于当初陈馥能跑出赵营的疑虑也在这一刻得到某种可怕但坚定的确信：他可能早就和李良有所勾结，现在把自己晾在这里可能也是为了接应李良他们。既然他说“机不可失”，就一定会加入分割天下的战争，早日铲除自己，也是对他有好处的。

张耳越想越气，心想不能坐以待毙，便叫还留在城里的张廩和陈泽两人试着出去找陈馥，希望他能来支援，这次陈馥总算不装傻了，倒是跟他说“想保留力量为他和赵王报仇”。这次陈泽两人先急了，他们说现在形势很危急，陈泽直接甩出感情牌：“你在营里的时候一口一个张兄叫着，你出什么事儿张耳兄没帮过你？别说这次，你们之前在陈郡的时候不比现在危急多了么！”接着又拿城南王离的队伍恐吓他，说如果巨鹿城破了，下一个就是陈馥他们。陈馥被他们折磨得实在不耐烦，只好拨出五千人给陈泽两人，让他们去攻打秦军，不一会儿就来报了一一全军覆灭。陈馥彻底呆在帐中，不想出来了。后来有兵来报，他才知道楚、齐、燕地的义军听说赵国危机，都来援救，就连张敖也从代地召集了一万多人，但都没敢进攻，一直驻扎在陈馥他们旁边。后来项羽以二十万楚兵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终于解了巨鹿之围。这时包括陈馥在内的多方力量才一起攻打秦军，最终才算胜利。

硝烟散去，赵歇、张耳出城来向各路诸侯道谢。张耳搀着赵歇出来，扫视一番没看到陈馥，也没看到张廩和陈泽，心下顿时有点担心。但等诸侯都被迎进城后，他看到了在后面的陈馥低着头，

他一个上前就是质问，质问他为什么不来救他们，刚开始还可以理解，到后面那么紧急的时刻他还坐视不理，“当初我怎么待你的你忘了吗？你现在直接不顾我的生死，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吗！”陈馥经过这段时间，又累又怕，神经高度紧绷，再加上没了五千的兵，又听到张耳这种话，一下子就被点着了：“我难道不想救你吗张耳兄？王翦那么多兵围着城，我硬碰硬这不就相当于把肉往老虎嘴里送吗？”张耳发现张廩和陈泽不见了，问他们的下落。陈馥就把那五千人全军覆没的事情跟他讲了，本以为张耳听到这还能心疼他一下，或者就此原谅他，没成想张耳直接破口大骂，说他不救人就算了，还杀了他最应心的两个部下。气一上来，张耳就开始翻旧账，一生气脑子也容易混，竟然把他之前对陈馥最坏的揣测直接甩到陈馥面前，

“你不救我们，不就是想称王吗！”

恍惚一下，陈馥脑子里一下就有了好多影像。在陈郡做门人时张耳怎么叫他隐忍，赵营中张耳也叫他隐忍，以及逃亡路上横尸遍野的惨状。这个时代从来都不需要隐忍，不需要礼节。他曾经可谓是仁爱礼乐、中庸之道的疯狂信徒，早年自处流亡也没放弃到处传播自己的儒家天下的梦。之前别人笑他痴人说梦，现在他笑自己原是梦初醒。他在逃亡的时候就知道，自我拯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成为现在逼迫他的力量。张耳说的也没错，称王，是他唯一的追求。而摆脱君臣之间的礼义廉耻对他的束缚，第一步就是摆脱在他身上留下太多阴影的张耳，那个帮了他太多也禁锢了他太多的张耳。

张耳说完之后也自觉言重，但也在气头上，就看着陈馥一把扯下印绶，推给他，“既然您这么说，我在这个位置待着也没什么意思。”说罢就走。张耳人都傻了，他想不到自己的话对陈馥影响这么大，也想不到以后没有了陈馥怎么办。正想着怎么挽回，这时候一个宾客说：“您就收着吧。这种东西，算老天爷给您的，不要的话老天爷是会报复您的啊。”张耳一听，有这么多诸侯在这儿，自己有了这印绶，归附也简单。于是还是收下了。

这时候陈馥走出去冷静了一下，脑子里的走马灯停住了，他看着自己还站在外面的兄弟，被自己扔下印绶的行为吓到了。他赶紧回去，心想自己也是一时上头，张耳也不是不知道他的性格，肯定不会收的。不想回去后，印绶已经不见了。他又气又没退路，直接快步走出帐去。他知道张耳拿了印绶，这外面的兄弟可就都归他张耳的了。他心想，你不仁，可就别怪我不义。于是赶紧找了几百个和自己平日里相好的兄弟，去黄河边上的水泽里打鱼捕猎，重新开始积蓄力量。自此，一直被传为佳话的两人惺惺相惜的故事彻底结束。两人，彻底结仇了。

（七）

张耳这边，因为项羽对他有恩，他把赵歇平安送回信都后就随项羽入了关。随后项羽分封各诸侯，把张耳封为常山王。这时还留在项羽军中的陈馥旧时宾客告诉项羽，还曾有一位陈馥将军，也对赵国做出过贡献，现在虽然不在关内，但若是把一些地区封给他，还能起到拉拢的作用。项羽虽表面上同意这种说法，但考虑到他毕竟不在关内，就随便把陈馥所在的南皮周边的三个县封给了他。

陈馥过了一段时间才听说这个消息，毕竟现在的势力不如以前，报信的人少了也慢了。听说项羽虽封了自己，但却封给张耳更大的地盘，他心里的火“腾”一下就起来了。这下他整个复仇的心都扑到张耳身上去了，一冲动理智就被冲散，关于自己曾经的野心和梦想都抛诸脑后，招呼兄弟抄

起家伙就准备打到常山。还好之前跟过来的兄弟拦下了他，一个叫虎子的兄弟从陈郡就一路跟着他过来，“馀哥，这事儿可急不得，咱们人少，又缺马缺武器，要想报仇咱也得找一根大腿先抱着。您当初在巨鹿城北的时候有那么多兵力，还没冲上去就干呢，现在更不能冲动啊！”

陈馀冷静下来一想，有道理，就组织兄弟们各处打探哪里有可依附的力量。他刚刚也气上头了，就回到帐中歇息着。随便一坐，正准备后仰下眯会儿，手就碰到腰间一直带着的那块龙腾玉佩。心中顿时五味杂陈，对张耳的恨意和心中被压制很久的自我情绪一下子就驱使他抓起玉佩往地上砸。谁知玉佩在地上滚了几圈，没碎。他一下回过味儿来，赶紧抓起玉佩，这可是宝贝。就算他想手刃了张耳，这宝贝也不能说丢就丢。龙还栩栩如生地在玉佩上跃海呢。

“龙腾东海，荡涤污尘。”

（八）

兄弟们刚好打听到齐王田荣背叛了项羽，现在正在往东边来呢。陈馀赶忙找人去迎接田荣。田荣也早就在项羽帐中听说过陈馀的大名。陈馀劝他，项羽分封不公平，不如我们就一起反抗他，只是我现在缺兵少马，希望大王借我一点兵力，我把南皮这块地儿给你，然后还能替你打败项羽，此后您便可高枕无忧。这正中田荣下怀，他如了陈馀的愿望，拨给了他一支军队。加上自己的弟兄伙们，陈馀凑齐人马就开拔。可是他们去的不是项羽老巢，而是直奔张耳封地常山。这时候的陈馀，有了兵马，就只想先把仇报了，杀了张耳，就相当于杀了之前的自己对现在的陈馀的羁绊，他就可以放手去实现他的天下梦了。

视线到张耳这边。他自然知道田荣叛逃，但他哪能想到田荣会和陈馀结盟啊。于是毫无准备，被打的溃不成军。慌乱之中他打算直接去找项羽。可结合受封以来他对项羽的观察，他觉得现在去找项羽他只会把自己当麻烦。况且在受封之前他遇见过一个老头，告诉他五大行星聚集在东井星，这是王气的象征。如果以后有难，去找东井星对应的分野总没错。于是张耳召集手下仅存的兵马往关内奔去。现在在那里的不是别人，就是当年在外黄的痞子刘季。刘季自然收留了他，还待他很优厚。

话说陈馀得手之后唯独没能杀死张耳，就先收了张耳的地盘，随后把赵歇从代地迎回来，打算重新立他做代王。赵歇感激他，反而把这位子让给了他。陈馀倒是想，自己的力量薄弱，赵国也百废待兴，就没有到代地去，暂时留下来辅佐赵王歇，等待能杀掉张耳的时机。

这个时机很快就到了。汉二年，刘季的军队叫陈馀一起出兵击楚。陈馀心想，机不可失，就跟汉军叫嚣，让他们杀了张耳，他要看到张耳的头才肯出兵。刘季自是不肯杀这个大哥，于是找了个跟张耳长得很像的替死鬼，杀了把头送过去，陈馀也说话算话，派出人马援助汉军。刘季也没想明白，这从前好到逃亡都得一起的老哥俩什么时候闹到这般田地了？刘季本想这次骗陈馀一次，借此和陈馀结个盟，顺便化解下这老哥俩之间的矛盾，夺了天下之后肯定不会亏待他们的。他也是这么跟张耳说的，张耳却叹了口气，告诉他结盟的事先不想。刘季还有些困惑。听到离去的张耳仰天吟道：“不知天外雁，何事乐长征。”

不久之后，陈馀就发觉了这颗头并不是张耳的。他彻底怒了。四月，汉军彭城兵溃，陈馀趁机

说服赵王歇背叛汉王与楚国和解，同时一起叛汉降楚的还有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以及齐国。六月，魏王豹也过河拆桥，背叛汉军。到了汉三年，韩信先平定了魏地，汉王派张耳和韩信一起进攻赵国。曾经的兄弟俩正面交锋的时刻来了。

两人率领几十万人马，想要先突破井陘口，进攻赵国。陈馥得到情报后在井陘口聚集二十万兵力，大战一触即发。这时有人献计，说这韩信刚领着部下连取得好几场战争的胜利，应该说锐不可当。但毕竟千里远征，士兵又饥又累，这通往井陘关的全是透迤小路，他们的队伍势必被拖得很长，粮草就不免被落到后面。说罢请求陈馥派给他三万骑兵，从中拦截汉军粮草，让陈馥在这儿深挖战壕，高筑营垒，让汉军战无可战，又退无可退。陈馥虽觉得是个好办法，但他心里还是想把张耳亲自擒到手，他要光明正大，磊磊落落，让张耳输的心服口服。让他看看，他可以丢下印绶，抛弃一切，也可以东山再起，还能让张耳成为手下败将。顺便还编了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把这人骗了过去，献计的人碰了一鼻子灰，边退边在心里骂：“老顽固。”

这次，你可不是大哥。陈馥狠狠攥着腰间的玉佩想到。

赵军已不胜，不能得信等，欲还归壁，壁皆汉赤帜，而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兵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于是汉兵夹击，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泜水上，禽赵王歇。

（九）

张耳被刘季封为新的赵王。死后儿子张敖继位，娶了刘季的长女。

张耳弥留之际，耳边常有皇宫子弟吟唱歌谣：

“种田中，要三年，归来时已忘少年；
梦初醒，忆昨日，人莫慌张看眼前；
山河广，道路长，眉头一紧望穹苍；
水清澈，人亦多，大好河山勿留恋；
垂死梦中惊坐起，恍惚昨日酒中赋；
无奈人生有几何，凤凰归朝鸟迁归。”